

北平「邊界談判」的癥結

尹慶耀

——從「邊界談判」看中蘇共關係之二

一 中共的談判立場

一九六〇年四月二十八日，周恩來在尼泊爾記者會上答問時說，中蘇邊界只是在地圖上小有出入，很容易解決，用不着耽心。一九六四年二月十四日，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蘇斯洛夫在蘇共中央全會中報告時稱：「蘇聯和中共之間并不存在任何領土問題，中蘇邊境是歷史形成的，只在雙方主張不一致的地方劃定邊界線就可以了」。他說，蘇聯政府已再三向中共建議，就部分邊境劃界問題彼此協議，以免發生誤會。同年二月二十五日，雙方代表在北平舉行談判未獲結果，彼此關係却隨着文革而惡化。

一九六九年三月珍寶島事件後，中共和蘇聯發表了不少文件，蘇聯方面有：三月二十九日蘇聯政府的聲明，四月一日蘇聯外交部的備忘錄，六月十一日蘇聯外交部的聲明，六月十三日蘇聯政府就中蘇邊界問題的聲明，八月十三日蘇聯外交部的照會等；中共方面有：五月廿四日中共政權的聲明，六月六日、六月十一日、七月八日、八月十三日、八月十九日中共「外交部」給蘇聯大使館的照會，十月七日中共政權的聲明，十月八日中共「外交部」文件（駁蘇聯政府六月十三日的聲明）等。此外，蘇聯學者於一九六九年及一九七二年先後出版了兩卷「十七世紀俄中關係」（*Russro-Kitaisie Otnosheniya V XII veke*），並於一九七二年八月四日起，在華語廣播節目中，連續播出蘇聯學者共同寫作、在蘇聯「國際生活」雜誌第六期發表的「俄中邊界形成史」。一九七四年冬，中共「歷史研究」月刊復刊，發表「駁謊言製造者——關於中蘇邊界的若干問題」一文，對蘇聯的論點予以駁斥。

因篇幅所限，對上述雙方文件，無法一一引述。惟一九六九年十月七日中共政權聲明和八日中共「外交部」駁蘇聯政府六月十三日聲明的文件，闡述了中共的基本立場，且與本文所述各節關係密切，特予摘要照錄如左。

在十月七日中共政權的聲明中，有下述幾點是值得注意的：

「中國政府一貫主張通過談判和平解決中蘇邊界問題。」

「儘管有關目前中蘇邊界的條約是十九世紀下半葉、二十世紀初，沙俄帝國主義在中俄兩國人民都處於無權地位的情況下

，強加給中國的不平等條約，中國政府仍然準備以這些條約為基礎全面解決中蘇邊界問題，並且提出在解決前維持邊界現狀，避免武裝衝突」。

「在伯力會議後^①，蘇聯方面又在中蘇邊界挑起新的流血事件，同時反誣中國進行邊界挑釁，並且更加露骨地影射中國要對蘇聯發動核戰爭。中國發展核武器，是爲了防禦，爲了打破核壟斷。中國政府曾多次鄭重聲明，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中國絕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誣蔑中國要發動核戰爭是荒謬的、可笑的。但是，中國也決不會被戰爭威脅，包括核戰爭威脅所嚇倒。如果一小撮戰爭狂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韙，襲擊中國的戰略要地，那就是戰爭，那就是侵略，七億中國人民就要奮起抵抗，用革命戰爭消滅侵略戰爭」。

「中國政府從來沒有要求收回沙皇俄國通過不平等條約割去的領土，相反，是蘇聯政府堅持要違背這些條約的規定，進一步侵佔中國領土，並且還蠻橫無理地要求中國政府承認這種侵佔是合法的。正是由於蘇聯政府堅持擴張主義的立場，因而在中蘇邊界造成許多爭議地區，成爲中蘇邊境緊張局勢的根源」。

「中國政府從不諱言，中蘇之間存在着不可調和的原則分歧，中蘇之間的原則鬥爭是要長期進行下去的，但是，這不應該妨礙中蘇兩國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保持國家關係正常化」。

「中國政府一貫認爲，中蘇邊界問題應該和平解決，即使一時解決不了，也應該維持邊界現狀，而絕不應該訴諸武力。中蘇兩國沒有任何理由爲邊界問題而打仗」。

「鑒於中蘇邊境的武裝衝突不斷發生，爲了真正做到嚴格維持邊界現狀、避免武裝衝突，中國方面進一步提出，中蘇雙方武裝力量從中蘇邊界一切爭議地區，即根據一九六四年中蘇邊界談判中交換的地圖雙方邊界線畫法不一致的地區撤出或不進入，脫離接觸。爲了使兩國邊境局勢得以緩和下來，使中蘇邊界談判能在不受任何威脅的情況下舉行，中國方面建議，中蘇雙方首先就維持邊界現狀、避免武裝衝突、脫離接觸的臨時措施達成協議」。

在十月八日中共「外交部」的文件中，將其立場歸納爲以下幾點：

「(一)分清歷史是非，肯定有關目前中蘇邊界的條約是十九世紀下半葉、二十世紀初沙俄帝國主義在中俄兩國人民都處於無權地位的情況下，強加給中國的不平等條約；

「(二)照顧現實情況，以這些條約爲基礎，通過和平談判全面解決中蘇邊界問題，確定邊界線的全部走向，中國并不要求收回沙皇俄國根據這些條約割去的中國領土；

「(三)任何一方違反這些條約侵佔另一方的領土，原則上必須無條件地歸還給對方，但是，雙方可以根據平等協商、互諒互

註① 一九六九年六月十八日起，中共和蘇聯曾在伯力舉行中蘇國境河流航行聯合委員會第十五次例會。

讓的原則，考慮當地居民的利益，對邊界上的這些地方作必要的調整；

「(四)簽訂中蘇平等新約代替中俄不平等舊約，勘界立標；

「(五)在中蘇邊界問題通過和平談判取得全面解決前，維持邊界現狀，避免武裝衝突，中蘇雙方武裝力量從中蘇邊界一切爭議地區，即根據一九六四年中蘇邊界談判中交換的地圖雙方邊界線劃法不一致的地區撤出或不進入，脫離接觸」。

蘇聯的態度如何呢？首先它否認目前的邊界條約是不平等條約。中共指稱：「蘇聯政府說，中國的北部疆界在長城」。「現在蘇聯政府走得比老沙皇更遠，要把老沙皇和它自己的軍事佔領線作為中蘇邊界線強加給中國」^②。既然如此，蘇聯就不承認有所謂「爭議地區」，連帶着也否認中蘇邊界存在着問題。

二 蘇聯的領土野心

蘇聯是確有領土野心的。前引中共「歷史研究」月刊由史宇新署名的「駁謊言製造者——關於中蘇邊界的若干問題」一文中說：「近兩年來，蘇聯外交部負責官員齊赫文斯基和賈丕才，科學院院士納羅奇尼茨基，通訊院院士斯拉德科夫斯基等人，在蘇修頭目的指使下，就中俄邊界的歷史問題，在蘇聯報刊上發表了大批文章，出版了許多書籍」^③。「他們背棄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關於中俄關係史的英明論斷，為沙皇俄國侵佔中國領土的罪行辯護，說什麼黑龍江、烏蘇里江流域從來不屬於中國，而是俄國人『開發』的無主土地；說『尼布楚條約』是中國逼迫沙俄簽訂的不平等條約；把鴉片戰爭後沙俄強加給中國的『璦琿條約』和『北京條約』描繪成平等條約；把沙俄割佔的巴爾喀什湖以東、以南地區說成『從未隸屬』中國。他們甚至把沙俄侵吞黑龍江和烏蘇里江流域大片中國領土說成是『部分地收回了』清朝『從俄國奪去的領土』，為蘇修向中國提出新的領土要求製造輿論」。

平心而論，蘇聯的說法是站不住腳的。例如「十七世紀俄中關係文件集」等著作中，竭力想證明「尼布楚條約」（一六八九年八月廿七日）是不平等條約。事實上，當年清廷任用了兩名熟諳國際法及國際慣例的外國傳教士（Jerdillon 及 Thomas Pereira 依俄文譯音）與沙皇簽訂該約，因而俄國不敢輕易毀約，以免受國際輕視，難在歐洲立足。蘇聯最近出版的「大蘇維埃百科全書」中，指稱尼布楚條約的簽訂，是受了該兩傳教士的欺騙。然而，在一九五四年版的「大蘇維埃百科全書」中的記載是：「尼布楚條約是俄羅斯外交人員的巨大勝利，它使俄羅斯東方邊界得以鞏固」（第二九卷四四八頁）。就在「十七世紀俄中關係文件集」第二卷中

註② 同年十月八日中共「外交部」文件。

註③ 根據原註，這些著作是指：別斯克羅夫內、齊赫文斯基、赫沃斯托夫：「論俄中邊界形成史」，載蘇聯「國際生活」雜誌一九七二年第六期；賈丕才：「證實真相的文件」，載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十三日蘇聯「消息報」；齊赫文斯基主編：「十七世紀俄中關係文件集」，第二卷，一九七二年出版；納羅奇尼茨基、斯拉德科夫斯基等：「遠東國際關係」，一九七三年出版；別斯克羅夫內：「評十七世紀俄中關係」，載蘇聯「遠東問題」雜誌，一九七四年第一期；納羅奇尼茨基：「論十九世紀俄國在遠東的對外政策史」，載蘇聯「歷史問題」雜誌，一九七四年第六期；等等。

，簽約當時俄方全權代表果羅文所遺留下來的文件，也證明他本人對該項條約表示滿意。

又如「北京條約」規定，在黑龍江和烏蘇里江地段，中俄兩國以江爲界，黑龍江北岸和烏蘇里江東岸的土地屬俄國，黑龍江南岸和烏蘇里江西岸的土地屬中國。條約附圖是簽約一年以前俄方所繪，比例尺小於百萬分之一，附圖上有紅線標示以江爲界，並未表示邊界線在江中的確切位置。按照國際慣例，以江爲界，應採中流原則，即以主航道中心線爲界，惟蘇聯堅持以中國方面的河岸爲邊界線。這也是一九六四年中共和蘇聯邊界談判所以沒有結果的原因之一。

關於中蘇邊界問題，日人吉田金一氏以第三者的立場，根據各種史料的記載，作了客觀的分析，並爲文發表於一九七三年十月號日本「諸君」雜誌上，標題爲「邊界糾紛——中共與蘇聯的兩面之詞」。他的主要結論是，俄國確實侵佔了中國的領土，最近蘇聯把掠奪所得遠東地名全部改稱，其意在圖永佔死守。

吉田金一所說蘇聯更改地名的事實是這樣的：一九七三年第一期的「蘇聯最高蘇維埃公報」上，刊登了俄羅斯聯邦最高蘇維埃的一道命令，決定把蘇聯遠東地區一些原來用漢語和滿語命名的城鎮改爲俄語名稱。被改的計有：

「伊曼 (Iman)」區和市改爲「達利涅列欽斯克 (Dal'nerechensk) 意爲「遠河」，按伊曼原爲河名，河口城市亦以伊曼爲名)」「區和市；「蘇昌 (Suchan)」市改爲「帕爾季占斯克 (Partizansk) 意爲「游擊隊城」)」、「北蘇昌 (Severny Suchan)」工人村改爲「烏格列卡姆斯克 (Uglekamsk) 意爲「煤」) 工人村；「里伏錦 (Litdzin)」工人村改爲「魯德內 (Rudnyi) 意爲「礦砂」) 工人村；「宏格力 (Khungari)」工人村改爲「古爾斯科耶 (Gurskoe)」工人村；「帖提尤賀 (Tetyukhe)」區和工人村改爲「達利涅戈爾斯克 (Dal'negorsk) 意爲「遠山」) 區和工人村；「帖提尤賀碼頭 (Tetyukhe Prisan) 工人村改爲「魯德納亞·普里斯坦 (Rudnaia Pristan) 意爲「礦砂碼頭」) 工人村；「西南岔 (Sinanch)」工人村改爲「切列姆沙內 (Cheremshany) 工人村。蘇聯更改這些地名的目的，是因爲這些以漢語和滿語命名的城、鎮、區、村，表示那些地方確曾爲中國領土，蘇聯既圖永佔死守，就必須消除這些證據。換言之，蘇聯絕不打算把那些地方歸還。

三 中共志不在領土

不過，中共和蘇聯之爭，目的并不在領土。這樣說是有根據的。

一九三五年共產國際祕書處在其第七次全世界代表大會之前，公布過一種稱爲「第七次全世界代表大會前夜的共產國際」的文集，其中有關中共部分，後被節錄單獨印行，標題爲「七年來的中國共產黨」，文中有如左記載：

「布爾什維克的羣衆工作成效卓著，黨的力量迅速團體起來，這兩件事情曾有了自己的表現，這種表現就在於一九二九年中東路事變發生的時候，中國共產黨經過考驗而得到光榮的成績。當時中國共產黨……進行了鬥爭去反對托陳取消派的反革命

宣傳。當時托陳取消派曾被驅逐出黨，他們公開進行鬥爭來反對「武裝保護蘇聯」的口號。黨在這種極端困難的環境中，在羣衆的前面，提出「武裝保護蘇聯」的口號。牠在這個口號之下，號召了並組織了羣衆去進行英勇的鬥爭，去反對「自己的」、中國的軍閥和國民黨……。中國共產黨在中東路事件時的活動，表示了真正的、布爾什維克的、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的模範。這不僅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工人階級革命運動歷史上最光榮的一頁，而且也是共產國際和國際工人運動史上最光榮的一頁」④。

中東路事件發生於一九二九年，是年十月十二日蘇聯軍隊侵入中國東北的滿州里和海拉爾，壓迫當時的東北地方政府，於十二月二十二日訂立伯力協定，這是蘇聯承襲帝俄傳統，赤裸裸的侵略行動。而中共當時要保護的不是中國而是蘇聯，不少中共黨員還曾參加俄軍對自己的同胞作戰，那是「工人無祖國」的「光榮」表現。

一九三九年九月，德蘇瓜分波蘭，蘇聯取得波蘭東部寇松線（Curzon Line）以東一八萬九三七方公里的土地。毛澤東於同月廿八日在其「蘇聯利益和人數利益的一致」一文裏寫道：

「國內許多的人，對於蘇聯進兵波蘭的問題，糊塗起來了。……在蘇聯方面，則是採取了完全正義的行動。當時擺在蘇聯面前的問題有下面兩個。第一個問題是：讓整個波蘭處在德國帝國主義的統治下面呢，還是讓東部波蘭少數民族得到解放呢？在這個問題上，蘇聯選擇了第二條路。在那白俄羅斯民族和烏克蘭民族居住的一大塊土地，還是在一九一八年訂立布列斯特條約的時候，就被當時的德國帝國主義從幼年的蘇聯手裏強迫地割去。而後來又被凡爾賽條約強迫地放到波蘭反動政府的統治下面。蘇聯現在不過是把過去失掉的土地收回來，把被壓迫的白俄羅斯民族和烏克蘭民族解放出來，並使免受德國的壓迫」⑤。

在對波蘭領土問題上，毛澤東是前後矛盾的。

爲了證明中共和其他鄰國，都能圓滿地解決歷史遺留下來的邊界問題，它：（一）一九六〇年十月一日，和緬甸在北平簽訂邊界條約及換文；（二）一九六一年十月五日，與尼泊爾在北平簽訂邊界條約；（三）一九六三年三月二日，與巴基斯坦在北平簽訂邊界協定；（四）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與阿富汗在北平簽訂邊界條約。在這些條約和協定中，中共作了若干讓步，劃出了若干領土。因爲中共的着眼點不在領土，而在反證出「只有蘇共領導和印度的反動的民族主義者，故意製造同中國的邊界糾紛」，以便於和蘇、印展開鬥爭。

中共志不在領土的最好證明，是一九六九年十月八日中共「外交部」的文件，其中明言中共不要求收回帝俄根據條約割去的土地，就是蘇聯違約多侵佔的土地，也可「作必要的調整」。既然如此，中共又何必挑起邊界糾紛並主動提議搞什麼邊界談判呢？這是有原因的。第一、俄國確實侵佔了中國領土，藉此煽動反蘇，對內可爭取人民支持且鎮壓反對者。周恩來說過，蘇聯在中蘇邊界

註④ 一九三五年八月三日莫斯科文學出版管理局版「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二六一—二七頁。文中「托」字代表托洛茨基派，「陳」指陳獨秀。
註⑤ 「毛選」二卷，五八六—五八八頁。

陳兵百萬，同時跟中共進行邊界談判，是兩手政策，中共也要以兩手對付，「適用革命的兩手，爭取人民的同情和支持」^⑥，這是中共的目的之一。第二、對外可以渲染蘇聯的社會帝國主義面目，因為蘇聯確實佔了不少外國領土，假如可能，沒有那一個國家會拒絕把失土收回。為了使侵佔的領土合法化，蘇聯竭力主張戰後邊界固定化，它積極促成召開歐安會，倡組亞安體系，實際都含有此項動機在內。中共雖然不要求收回失地，但要求蘇聯承認現行中蘇條約是不平等條約，將來應該簽訂平等新約代替舊約，就是不讓邊界固定化，使蘇聯隨時有被人要求返還領土的威脅。因此，中共曾盡力阻撓歐安會的召開。該會議於一九七五年七月底召開並於八月一日發表了承認歐洲邊界現狀的「最後文件」後，季辛吉於同年十一月八訪北平時，就受到相當冷遇。第三、中共對蘇聯在邊界上的百萬大軍，深感威脅，因此自始就主張在問題解決前，維持邊界現狀，避免武裝衝突，雙方將其武裝力量後撤。這也許是當前問題的焦點所在。

四 關於戰爭危機

中共應用兩手政策，一方面搞邊界談判，一方面對蘇備戰，同時挑撥美蘇矛盾、日蘇矛盾、西歐與蘇聯的矛盾，利用三者牽制蘇聯，避免兩面作戰。中共指摘蘇聯從一九六四年起就在邊界增兵。喬冠華說，陳毅之所以受毛澤東稱贊，是因為他十幾年前就提出：「穩住西方，連橫抗俄，要不，腹背受敵，還要上喜馬拉雅山」^⑦。算時間，這應該是六〇年代中期的事。周恩來也引述毛澤東的話說：「我們不要兩面作戰，要一面作戰好」^⑧。

戰爭的危機或許是存在過的。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林彪在中共「九大」的政治報告中，聲言「決不可以忽視美帝、蘇修發動大規模侵略戰爭的危險性。我們要作好充分準備，準備他們大打，準備他們早打。準備他們打常規戰爭，也準備他們打核大戰」。這些話不必太過認真，但也不一定是空谷來風。毛澤東的「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等口號，自然是備戰之所必需。同時，中共如果和美國搭上線，也可以減少戰爭危機。

我們說戰爭危機存在過，因為辛頓曾說，一九六九年夏美國曾暗中警告蘇聯不得進攻中共。一九七〇年七月，蘇聯在限制戰略武器談判中倡議，如第三國以核武器發動挑釁性攻擊，美蘇應聯合對付，但為美國拒絕^⑨。另外還有報導說，鄧小平在接見外賓時透露，單祇一九七四年一年，中共就於四月、六月及八月中旬，三度從某一強國接獲蘇聯將發動攻擊的警告^⑩。但這些警告既未成為事實，我們也就無由判斷其來源的可靠性。

註⑥

參見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及一九七三年三月，周恩來對中共黨內的兩次講話。一九七六年十一月號日文「中央公論」曾有譯載。

註⑦

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日在天津警備區司令部政治部禮堂對共幹的講話。

註⑧

前引周恩來的講話。

註⑨

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二日辛頓在國會的講詞。

註⑩

我們說中共想跟美國搭線，也是有跡象可尋的。首先，中共和蘇聯開始邊界談判（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日），以緩戰爭危機；跟着和美國恢復舉行第一三五次華沙會談（一九七〇年一月二十日），搞中共式的「又聯合又鬥爭」。一九七〇年八月起，中共邀請史諾（Edger Snow）往訪，他在大陸逗留達半年之久。寫了不少篇訪問記，在義大利的「時代」週刊發表，只有一篇「同毛澤東的一次交談」，是配合兵兵外交，發表於一九七一年四月三十日出版的「生活」雜誌上。中共希望通過史諾那枝筆，至少達成三項任務：（一）周恩來向他背誦了一大篇生產數字，向那些認為中共文革業已結束，需要致力經濟建設，因而希望和它大作貿易的人士招手；（二）毛澤東向他表明，中共要美國左、中、右三派人訪問大陸，代表壟斷資本家的尼克森，不論作為總統或旅行者，都歡迎他前往中國大陸，因為「中」美之間的問題要跟他解決。這是一項業經尼克森接受的奇特的邀請方式；（三）間接告訴蘇聯，中共只備戰，不求戰，它並沒有想主動去打蘇聯的意思。關於最後一點，毛澤東同史諾那次交談中，有過很有趣的表現。史諾的記載如左：

「『我（史）問道：『俄國人害怕中國嗎？』

「他（毛）回答說，有人是這樣說的，但是他們為什麼要害怕呢？中國的原子彈只有這麼大（毛伸出他的小手指），而俄國的原子彈有那麼大（他伸出他的拇指）。俄國和美國的原子彈加起來（他把兩拇指併在一起）有這麼大。一個小手指怎麼能夠對兩個拇指呢？」

「『但是從長遠的觀點來看，俄國人害怕中國嗎？』

「他回答說，聽說他們有點怕。即使一個人的房子裏有幾隻老鼠，這個人也可能嚇壞了，怕老鼠吃掉他的糖果。比如，中國防空空洞，俄國人因而感到不安。但是如果中國人鑽防空洞，他們怎麼能夠打別人呢？」^⑩？

如此看來，中共只有偷吃蘇聯糖果的能力，它目前的打算是鑽防空洞，蘇聯是大可不必煞有介事地大事警戒的！

關於避免兩面作戰，周恩來說，毛澤東對蘇修目前的整個軍事部署作了這樣的統計：「蘇修目前駐在西線的部隊共有一一師，駐中亞細亞有二十個師，駐在中國邊境附近的有四十個師。從這個駐軍情況看來：蘇修的主要戰略部署是向西——向着歐洲」。根據這項分析，周恩來聲稱：「蘇修目前主要是跟美國爭奪歐洲，它對中國搞『大軍壓境』，是虛張聲勢，是嚇人的。我們不要上它的當。在一個較長時期內，看來蘇修除了在邊境搞一些衝突外，還不敢和我們打大仗。大家心裏有數，因為它知道我們對打大仗已有所準備了」^⑪。

周恩來這些話，是一九七三年三月初講的，同年八月他在中共「十大」的政治報告中，就唱出蘇聯「聲東擊西」的口號，想把那股「禍水」引向西方。這也是一項策略運用，並不表示中共對蘇聯的大軍壓境毫不在乎。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十三日下午，喬冠華

註⑩ 參見「中共是否曾自美國接獲蘇聯進攻之警告」，The Manila Bulletin Dec. 9, 1974。

註⑪ 陳雲翻譯史諾著「漫長的革命」，第二十四章「同毛澤東的一次交談」，一九七三年六月香港南粵出版社版，一八六頁。

在聯合國大會發言時，曾經直接質問蘇聯代表：「你們與其在這裏大言不慚地叫嚷放棄使用一切武力的空話，爲什麼不可以把蘇聯駐在蒙古人民共和國的軍隊和基地撤走呢？難道這不更可以表明你們確有不使用武力的意願嗎？」同月二十九日，黃華再作同樣質問。一九七三年多復刊的中共「歷史研究」月刊，發表「駁謊言製造者」一文，指稱如果蘇聯真正希望改善關係和解決邊界問題，則應從外蒙古撤出蘇聯軍隊，將中蘇邊境地區的蘇聯武裝力量，減少到黑魯曉夫時期的水平，停止在中蘇邊境的軍事演習和挑釁，停止向中國派遣間諜，按照兩國總理諒解談判并簽訂維持邊界現狀的協定。

黑魯曉夫時期，蘇聯在中蘇邊境僅有十二個正規師和五個預備師，員額不足，裝備窳劣，且缺乏訓練。如今，蘇聯在中蘇邊境的駐軍，早已遠不止此數。中共對於蘇聯邊境駐軍的估計，常隨自己的需要而說法不同。當毛澤東分析蘇聯的戰略部署是向西時，與周恩來所說的百萬大軍是有出入的。

依據日方的報導，蘇聯在中蘇邊界駐軍四十三師，共五十六萬人，中共也把它的飛彈指向蘇聯境內的目標，并在內蒙訓練騎兵，以防蘇聯的突襲^⑬。曾應邀訪問中國大陸的「紐約時報」軍事新聞記者米度頓(Drew Middleton)稱，西方估計蘇聯在中亞細亞到太平洋邊界上有四十五個師，包括空軍在內，總共有八十萬兵力，但中共的「副總參謀長」伍修權，則堅稱蘇軍總數超過一百萬。根據米度頓的報導，中共軍隊武器落伍而觀念陳舊。伍修權告訴他：「人民解放軍的裝備比不上美蘇兩國，是因為中共工業落後，我們沒有一級純鋼」。他又說，蘇軍總數超過一百萬，「以此龐大軍力，他們能隨時在邊境上引發戰端，但我們希望一百萬尚不足以發動一場侵略性戰爭」。「如果你派兵進入中國大陸，敵人將不是三三兩兩，而是成串的，侵略者必將在人海戰爭中溺斃」^⑭。綜上所述，我們判斷，蘇聯即使確曾有過對中共發動預防性突襲的動機，但隨着時間的經過和毛澤東的死亡，這種可能也愈來愈少了。至於中共，所持者不過是陳舊武器和人海戰術，而且，儘管中共口頭反對，但心底未必不同意黑魯曉夫所謂：在現代化戰爭中，民兵不過是一堆肉的法說^⑮。換言之，中共是沒有資格求戰的。既然如此，在邊境上大軍對峙，只不過是雙方露出的牙齒，互相威脅而已。當然，戒備應該還是不會鬆弛的。而蘇聯肯不肯撤退邊境駐軍，也就成爲雙方邊界談判中一個爭論的焦點。其實，周恩來生前就說過：「是不是現在就要跟蘇修開戰呢？那倒不一定，蘇修目前的戰略是向西，向歐洲，向中東，它對我們只是虛張聲勢，它也知道我們早已有所準備。因此，在相當時期內，是『冷戰』，是外交『頂牛戰』，是『牙齒戰』。但是也要防它冒險」^⑯。這是中共和蘇聯當前關係的寫照，也是中共對蘇的政策描述。

註⑬ 參見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一日日文「每日新聞」第四面「開始變動的中蘇關係」(中)。

註⑭ 中國時報根據「紐約時報」載米度頓原作譯爲「共匪軍力是紙老虎」，刊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三日該報第二版。

註⑮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九日「人民日報」發表「在戰爭與和平問題上的兩條路線——五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中說：「黑魯曉夫有句著名的話：民兵對於有現代化武器的我們來說，這不是軍隊，這是一堆肉」。

註⑯ 前引一九七三年周恩來的談話。